

得
弦
斷
續

叶
櫓
著



南京出版社

诗弦断续

叶
橹
著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9号

诗 弦 断 续

叶 槽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高邮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65 字数 290 千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ISBN7-80560-514-9

I · 127 定价: 5.86元

一个人的世界： 经验、智慧与诗

费振钟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来自来处来，去向去处去，这个世界既是最初的出发点，又是最后的归宿地。我指的是人在精神领域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肯定，相对于现实给定的人的位置和价值，人通过自己的追求所实现的价值，对人的存在无疑更具有意义。人生作为一种过程，必定拥有了独立的精神世界，才会产生创造的魅力和喜悦，这样的人才会有圆满的人生。

好象有点空谷来风，无缘无故在此探讨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意义。但是，当一个名字与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叶橹前面加上“诗评家”三个字，绝不只为了表达一种充满敬意的称呼。我想，用20年的困厄和苦难来度量“诗评家”的含义，这含义需要有恰如其分的解释。而恰如其分的解释就是我们要寻找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你为什么选择诗？

诗是一种生活，我选择的是一种生活。

我知道，19岁那年你开始用诗论《关于抒情诗》塑造你的生活。可是接着你就与诗一起流放了。整整20年没有自由，你不觉得你的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但，我获得的可能更多。诗给予了我信念。如果说那20年中我的思想没有在放逐中沉沦，那就是诗始终有力地支撑了我的灵魂。

你是诗评家，你对诗的热情不是理论的热情吗？

不，恰恰因为是“评诗”，我找到了与诗直接对话的方式，这是精神对话，是表达我的精神欲求的一种形式。大约也是我迄今仍然专注于“诗评”的原因。

你的名字，总使我有一种“乘桴浮于海”的感觉。

是的，每个人都有从此岸到达彼岸的理想，只不过方式不同。我的方式是“诗”，“评诗”是一次精神上漫长的慈航。

这样的虚拟性的对话，常常使虚拟者自己感动，因为他感到自己进入到了另一个人的世界之中，这点非常不容易。其实，知道叶橹是1980年，在苏北一所不算太小的师范学校。他从“三中队”解放到这所学校，“三中队”是拉板车的运输单位，拉煤、拉黄沙、拉砖头……凡是需要拉的都拉。然而，他却带了一卷评诗的文章，其时正是有正经经的诗歌作品读的年头。后来，在评论老诗人艾青的诗时，叶橹写道：“一个人在生活中经受的曲折坎坷，对于强者来说，只不过是磨炼和升华他的意志的催化剂：他会在这种催化剂的激发下变得更加顽强执着，对生活更加怀着热烈的爱而感受到奋斗的欢欣。”

叶橹的爱和欢欣属于诗。如果看到他对复出的那一代中年诗人如公刘、邵燕祥、刘湛秋、青勃、晓雪、韦其麟，以及对新一代青年诗人舒婷、顾城、梁小斌等人的诗歌所倾注的热情，就知道这种爱多么深挚，这种欢欣多么令人悠然神往，我对叶橹的认识应该从这里开始。

但作为诗评家，他与诗的精神对话并不在于仅仅表达这种热情。诗在其终极意义上是一种精神形式的艺术化。诗评家的目的理所当然地在于阐释诗所表现的种种精神形式，从而让他的对话真正成为沟通心灵与诗的桥梁。诗评的“语言”至少要在下面几个方面完成“对话”，才能建立起诗评家的形象：①什么是诗，什么是非诗。②诗表达的是怎样的精神形式。③诗是怎样表达这些精神形式的。④诗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审美兴趣。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完整，然而，我确实是读了叶橹的诗评以后才有这几点想法。而且这些想法又引导我生出许多感喟：今天的诗评，许多人都在忙于对诗歌现象宏观概括，做出许多是是非非的文章，然而独对诗本身却每每忘却，或者一旦说到诗本身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闪闪烁烁、不得要领，真正去剖析诗歌作品的少得很。感喟之余，则对叶橹的诗评有了更切近的理解：他不同于别人之处，是始终用诗来满足自己的内心生活，因而才以内心体察的敏锐和细致，告诉我们关于诗的一切奥秘。

亨利·詹姆斯说：“评论，这就意味着去欣赏，去占有，去进行智力上的占有。”

我之所以称叶橹是诗评家，而不称为诗歌理论家，就在于他有一本颇得好评的专著《艾青作品欣赏》，我以为在这本近30篇从不同角度欣赏艾青诗作的书中，叶橹“占有”了这位老诗人长达60年的所有作品的艺术精英。

从我设定的角度，诗评家与诗的深刻联系在于精神形式的同构对应，这样看叶橹的诗评特征，我认为他的诗评是经验型的。在现实世界中沉积下来的经验，并非单单表现为人生历程的记忆和回顾，也并非单单显示为情感上的怀旧，而是会变成精神上的升华以后对现实世界的新的体悟，它是那

样有效地让人直接地察觉到诗的精神内蕴，从而完全进入诗的艺术世界之中。

在某一个已经忘记了是冷还是热抑或不冷也不热的晚上，有一个故事被记录下来了：

采石场。陡峭的山路上，一个劳改的大学生推着胶轮车，也许太沉重、太疲乏，他忽然觉得一阵心悸，于是就在半山腰的路边停下来，几乎就在他停足五分钟以后，轰然一声巨响，半边石壁塌下来，整个儿埋住了沟底下拉石头的劳改犯。如果这个大学生……

这是一个在生死之间侥幸地逃避了死亡的故事。这是叶橹讲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他在讲述时已经没有死亡的恐惧颜色，但是，对生却带着凝重的沉思。一刹那的对生的神往凝固成对人生永恒的感悟，后来我发现他把这些汇成了对曾卓的诗《悬崖边的树》的解说，关于生的经验，给予了那棵精灵般的即将在悬崖边倾倒坠落的老树，于是，诗意在顷刻之间变得透明而温馨。

难怪他的朋友和同行吕进说：“叶橹以敏锐的诗美感受力著称”，对叶橹而言，他的敏锐的感受力来源于经验的磨砺，他总是在诗的最需要把握之处，准确而鲜明地把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经验转化为审美经验的发挥。这是一个优秀诗评家必然具备的精神素质，只不过在叶橹身上显示得更加突出而已。

“经验型”的诗评假如提供了对“什么是诗”以及诗的内涵直观式的语言，那么它只完成了诗评任务的一半，另一半——对诗的形式技巧和诗对读者的审美效应的分析——则需要有智力的参与，也就是亨利·詹姆斯所谓的在智力上占有作品。经验和智力是诗歌评论的双向活动。

在此，我相当有把握认为，叶橹的诗评绝大部分都给人一种智慧感。作为人的精神状态，智慧是那种无形有质的理性力的凝聚，它表现为对创造活动的独到理解，尤其在艺术形式方面，这种理解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能解拆开创造的迷迭。当我们读厌了那些很以为高深的谈论诗歌的文章后，再读叶橹那些篇幅甚短的品评诗艺的文章，就会深切地体会到智慧是一种什么东西，对于读“懂”诗这类高度凝炼的艺术作品又多么重要。

你知道贾平凹的《一个老女人的故事》吗？

这是一个“故事”，然而叙事方式完全被它的抒情形象所融解，它改变了传统的赋格，创造了一个空间的立体雕塑。

你知道刘湛秋一首并不有名的抒情短诗《河底的鹅卵石》吗？

请注意它使用的意象：鹅卵石、梦、泪，仅仅一种联想，就缀起了一段历史生活；再请注意“拣起”、“放下”，它代表了瞬息间的两个动作，这之间却“容涵了一段长长的历史空间。”

你知道艾青的名作《给乌兰诺娃》、《东山魁夷》、《小泽征尔》吗？

旋律、节奏、形式，诗与舞蹈与绘画与音乐，一切被称之为艺术的东西都是互相沟通的……

我能想象叶橹在写出所有这些关于诗艺创作的答案时，内心肯定充满了智慧的愉悦。

而且，这愉悦也不仅仅为他自己专有，他一定又传递给了读者。使他们理解了诗美是怎样孕育和显示的，为什么这

样的形式会产生这样醇厚的诗意。

智慧对自己来说是精神上的优越，而对别人则是灵性的启示。

如果有必要描述叶橹的一个完整形象，我乐于引用诗人邵燕祥的两句诗：“时间不会倒流，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明天比昨天更长久”。

这是精神的自白。叶橹曾不止一次引用过。

生死场

王 干

人为什么要作文？以文进官场而腾达者有之，以文进商场而腰缠万贯者有之，以文为人生而呕心沥血者亦有之，至于玩文弄墨笑我痴笑他痴者亦有之。

叶橹先生却是用生命来作文为文的。因为文章，他沦为右派而身陷囹圄，几十年的青春岁月黄金时光都在囚禁中化为痛苦的记忆而不堪回首。他少年时代曾经企图用文学的想象去体验死亡，当后来用生命用身体去体验死亡时他忽然感到死亡是那样的实在那样的冰冷那样的没有弹性。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我读到了生与死的顽强对抗，他每写作一次几乎都是在生与死抉择一次。后来他把热情投向了青年身上，他觉得生命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得到延续而不会被死亡彻底吞噬。

我有时候觉得很累，也替叶橹先生累，作文弄墨为什么那么沉重？为什么总是想把自己的份量压上笔端？难道不能轻松点不能随便些？叶橹先生摇摇头，不，这是一种人生方式，改变了它，就意味着丧失了我的人生。因此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很多人物的名字，这些中国文人的优秀风范使得我们的文格、人格在任何冲击面前都保持着特有的尊严。

叶橹先生的行文风格始终是亲切的，他把沉重的东西老是隐匿在内心深处，而下笔老是那么朴素而谨严，只有细细

阅读才能慢慢体会到那种沉重的意味来。近年来先生的文章写得越发精微而出神入化，他开始放弃了那些宏大的理论建设而执著于解决某类问题乃至一首小诗的导读，于是，他驾轻就熟，以一种平泊的心境面对社会面对艺术面对诗境，他开始越过生死的界线在新的境界里生存。他有些轻松，但忘不了沉重。

1990年的夏天，叶橹先生突发心脏病，再一次具体体验死亡。他留下的遗嘱上写着振钟和我的名字。这张遗嘱差点成了先生的绝笔，所以我感到每一次写作都面对着死亡。

这话说来有些恐怖，也不中听，但是真话。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象前辈那样真诚地作文，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写作。

1991年春节写于病中

目 录

序(一)

费振钟

序(二)

王 干

诗 论 部 分

关于抒情诗.....	(1)
略论诗人“自我”的发展方向.....	(21)
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	(34)
现实·人生·诗情.....	(46)
诗歌艺术的主体性.....	(55)
诗的社会性和纯净美.....	(63)
诗的构思与独创性.....	(71)
诗的宏观格局.....	(78)
诗评杂弹.....	(83)
蜕变的痛苦与困惑.....	(92)
触摸人生的温柔与忧伤.....	(100)
诗追求什么?.....	(105)
复沓之美.....	(110)
缺少的和需要的.....	(113)
诗与非诗.....	(123)
深邃与辽阔.....	(128)
凝炼与铺陈.....	(133)
结构与层次.....	(139)

疏朗与绵密.....	(147)
视象与心象.....	(153)
具象与抽象.....	(159)
充实与空灵.....	(165)
哲理与玄学.....	(172)
语言方式的可能性.....	(177)
于变化中求发展.....	(183)

诗 评 部 分

激情的赞歌.....	(187)
公刘的近作.....	(197)
公刘诗作新探.....	(209)
苍山云霞 洱海风帆	
——论晓雪的诗.....	(222)
韦其麟和他的叙事诗.....	(248)
丰富多样 别具一格	
——读黄永玉的诗.....	(267)
蔡其矫诗歌的艺术风格.....	(277)
在返朴归真中攫取生活的诗意	
——论青勃的诗.....	(287)
写出诗人自己的和民族的风格来	
——读三本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选.....	(293)
评丁芒的诗.....	(313)
开放型的诗艺探求	
——论刘湛秋的诗.....	(323)
论张学梦的诗.....	(334)

呼唤长诗力作

- 读《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所想到的…………… (346)

沉入与提升

- 评张洪波的诗集《独旅》…………… (351)

- 我读《天安门广场》…………… (355)

生命历程的诗的体验

- 读魏志远的《雪野》…………… (358)

诗如其人

- 读胡天风的诗…………… (362)

人生悖论的诗情表现

- 论于坚的诗…………… (368)

- 论岑琦的诗集《闻一多之歌》…………… (376)

人之魂 诗之魂

- 评《朱自清之歌》…………… (392)

灵动的意象与诗情

- 评黄邦君的《生命之张力》…………… (401)

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

- 论昌耀的诗…………… (409)

由不惑而知命

- 论何来的诗…………… (420)

痛苦献身的生命形式

- 论梁南的诗…………… (436)

生命融入大海

- 论曾卓写“海”的诗…………… (448)

- 后记…………… (458)

诗 论 部 分

关于抒情诗

一

抒情诗的创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伟大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我们创作了巨量的优美的抒情诗篇，这些诗篇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巨大的艺术价值，广大人民直到今天仍然在怀着感激之情来谈到那些伟大诗人的名字，人民把伟大诗人所创作的诗篇列为自己最可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但是，不能不承认，几年来我们的抒情诗创作是大大地落后于现实生活了。这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是不能没有愧色的。

当然，我们指出抒情诗创作的落后，与那种以虚无主义的贵族老爷式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抒情诗创作上的成绩的人，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我们一方面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来指出缺点，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对我国的创作潜力无限信任的基础上来提出要求，以期使抒情诗的创作获得更光辉的发展。

抒情诗创作的落后，其中原因很多，但与我们的文艺界很少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讨这一情况是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们，曾经提出了各式各样有关文学方面的理论，由于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而在所有文学

形式的理论当中，关于抒情诗的理论，恐怕是被他们歪曲得最为厉害的了。这些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们紧紧地抓住了抒情诗是描写诗人主观感受的这一特点，作为他们否认文学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理论根据。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都是企图利用抒情诗的特点，作为他们宣扬唯心主义理论的根据；但是关于抒情诗的这一特点究竟包括些什么样的内容？诗人描写自己的内心感受要在怎样的意义上才会具有价值？这样一些问题他们是绝口不谈、也不可能进行科学的探讨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并不否认抒情诗是描写诗人的主观感受的特点。正如小说、戏剧、叙事诗等文学形式具有它们本身的特点一样，抒情诗当然也具有它本身的特点。抒情诗的这一特点在于：诗人的主观世界在诗中表现得比任何文学形式都更直接、更突出，诗人总是通过自己的主观感受，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说诗人在描写自己的主观感受的时候，不受客观现实生活的影响和制约，更不等于说诗人要描写那些个人的不可捉摸的感情。文学史上的事实证明，凡是那些真正伟大的抒情诗篇，永远标示着一种时代的特征，永远与人民的思想感情，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只要想一想，在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的那些优秀的抒情诗篇中，时代的生活面貌和典型特征得到了多么生动而具体的体现！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使旧俄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斗争在我们面前重新清晰的出现。请想一想，如果这些伟大诗人的诗篇不是由于正确地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一时代的典型特征，而竟会获得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吗？反过来说，这些伟大诗人的诗篇可能与产